

集部

午亭文編卷三十二

大學士陳廷敬撰

表論

雲南蕩平賀

皇上表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聖武光昭奮聲靈之赫濯

神功巍煥躋天地於平成區宇廓清臣黎忻慶欽惟
皇帝陛下亶聰作后大勇安民屬逆孽之竊興致神人
之交憤春秋之義大一統惟亂臣賊子之必誅
帝王之師動萬全斯七德九功之並奏兵戎永息邊徼
咸寧臣等忝際昌辰欣逢大捷伏願
皇風時洽永卜年卜世之鴻圖
睿治日新揚丕顯丕承之大烈臣等瞻
天仰

聖無任踴躍懽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雲南蕩平賀

太皇太后表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懿範昭宣撫重熙之景運

徽音光被佑耆定之鴻勲海寓清寧宫庭豫泰恭惟

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仁宣

太皇太后陛下道符

烈祖功擁
神孫集萬國之共球尊養承歡於
重慶舞兩階之干羽怡愉增喜於
慈顔臣等恭際隆平忻沾厚澤伏願調延年之玉食遐
登眉壽於無疆鞏卜世之金甌益介純禧於有永

進鑑古輯覽表

上言先奉
上諭古昔聖賢忠臣孝子義士大儒隱逸凡經史所記

載卓然有關於世運者詳察里居名字謚號官爵及所著作纂成一書歷代奸邪亦附於後以備稽考又奉旨賜名鑑古輯覽今已成書者伏以鑒百代之人材仰承聖斷羅千秋之簡籍俯竭愚衷淹歷歲時粗完篇帙庶

勤夙夜未答

恩私竊惟堯舜之治先務知人詩書所傳厥惟述古益觀人所由立政而考古於以知今周禮太平之書設官

分職之是謹春秋天子之事善善惡惡之惟嚴歷觀傳記之文具載賢奸之迹愽綜軼事散在羣言至如瑰瑋俊傑之儔檮杌窮奇之伍方策所載臧否易明若傳聞之異詞或是非之失實苟非旁搜逺引曷以顯微闡幽討論為艱研極匪易況夫辭嚴義括儼然信史之褒譏類别區分迴作羣倫之法戒必折衷於至當乃垂訓於方来臣等材質凡庸見聞卑瑣略知章句謬與編摩學不足以貫穿典墳識不足以鑒衡人物徒幸遭逢之盛

得參論次之榮非歐陽之唐書屢改官而始就豈温公
之通鑑嘗攜局以自隨實資
睿慮之裁成竊附儒林之編録兹盖伏遇
皇帝陛下寤寐求賢旰宵思治不輕天下之士適隆
聖作之功東壁西清自衍圖文之奥
深宫燕寢高披冊府之藏自古治忽之機實關貞邪之故
宸衷獨見欲昭示於臣民
手勑親裁吏丁寧於

綸綍遐稽往牒稍輯成書已事為師常切高山之望前
車可鑑敢忘覆轍之心戴
天地之崇深寧論裨補瞻海山之廣大莫效涓埃臣等
無任戰栗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恭進
聖德萬壽詩表
伏以
德並乾行純嘏允符函蓋光齊日照遐齡永配曦輪欣

逢景運之昌慶洽承平之盛陽春發育喜萬彙之蒙庥化域和恒咏九如而獻祝臣陳廷敬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洪惟我

皇上珍符誕握寶籙弘膺居正體元備聖人之全德履仁蹈義躋天下於咸寧有生民未有之奇道隆三古兼前代未兼之業功葢百王文命敷而風教式於九圍武烈昭而聲靈振乎八極既髙蕩蕩巍巍之績復溥穹穹厚厚之恩偕闓澤於神人徧謳歌於中外葢以肇天極

而修人紀用是闡
皇綱而恢
帝紘昔當初臨寶祚之時正是孝事
慈寧之日
重闈問以為君何欲我
皇答曰圖治愛民曽傳
聖語於當年言為經而辭為緯果見太平於今日治已
定而功已成猶思由後以視今每念謹終其如始廓明

德新民之量廣錫類不匱之原存心養性以達天主敬
立誠而體道
容儀清穆肅雍彈昭事之虔齋祓潔嚴享祀盡明禋之
實危微精一接統緒於勲華濂洛關閩會淵源於鄒魯
籤分甲乙探冊府之藏卷歴丹黄發圖疇之祕西清東
壁古今絶企夫
天章二典三謨前後允推夫
御製並虞廷之什義兼風雅之長超唐人之篇理取宋

儒之正冠六文而首出邁八體以遐標玩程頤即此是
學之言契神化於形聲之内愛公權心正筆正之語運
經綸於文字之中宫漏未移已布千言於紙上封章纔
罷早迴萬象於毫端貫乎百家而我學不厭游於六藝
而惟
聖多能玉尺儀天溥博如天之大土圭候日昭明如日
之新春蒐夏苗適修軍國之禮投戈講藝不忘弧矢之
威凡此躬行心得之精微具見

帝德宸修之廣大奉

東朝之鼎養允矣孝慈操北斗之璣衡皇哉作述龍樓

鳳閣光華朗映

前星玉葉瑶枝芳馥長凝叢桂克勤克儉建昭代之儀

型是訓是行彰

皇家之法守體節用之指約省百倍於前朝弘益下之

規德澤頻施於萬姓惜金錢於太府無非寬閭左征徭

減玉食於尚方正以裕民間積貯時頒渙汗蠲逋歲至

再三屢沛絲綸

賜免動逾千萬當爰書之覆奏必惻怛於

宸衷祥風轉草色於圜扉協氣應星光於貫索夫自端

居燕寢無時不以黎庶為心至於問俗觀民隨在必以

補助為事

鑾車駕而霈雲布慶翠旗指而解澤旁敷河淮為國計

攸關疏瀹悉

聖謨所示山川永奠春回禹貢之區漕輓咸宜人樂我

朝之制良由無遠弗矚視萬里如目前以故靡舉不神
運天下於掌上在昔逆藩蠢動致勞
天討遐施一怒而安四海之民一舉而靖三方之亂彼
有元之餘裔曾負固於窮邊奮我武之維揚七旬弗俟
殄累朝之不逞彌月而平海不揚波郡縣盡臺灣之地
野無斥堠享王來域外之人迨喀爾喀歸依幬冒之中
廼噶爾丹自棄生成之外
神謨獨斷

廟算無遺朔漠三臨銘勒天山之表羽林大捷塵清瀚海而遥慕義嚮風日出悉冠裳之會同文合軌月支皆職貢之邦惟
聖主過化而存神故
王師有征而無戰所以行焉斯效動罔不臧總明目達聰之休弘集思廣益之美自執河魁之柄
睿照遐周高披天鏡之光物情畢鑒規模弘遠令甲宣昭轉輸通遼海之舟航水利興西北之農畝積倉平糶

以逮窮簷發粟截漕以蘇澤國郵傳用恤而
恩渥興徒鹺稅是輕而
惠流商賈頖宮璧水奉箴勸以欣榮魚服豹鞱感投醪
而鼓勵仕循資格而立賢無方才許薦揚而用人惟已
時施仁於後世每致憫其嗣人念臣子末路之艱見覆
載兼容之大凡沾雨露思竭涓埃共荷帲幪罔酬高厚
令者懽呼遍於率土忭舞極夫含生雲燦星輝轉洪鈞
於一氣麟遊鳳集開

壽域於遐荒八千歲為春秋籌壽增太乙億萬年齊甲子
世躋華胥昔天保頌岡陵推誠受禄及豳風陳忠愛歸
嚮稱觥臣廷敬忝列侍從之班幸際雍熙之代伏覩
聖德廣運同歡
萬壽無疆謹獻詩十二首管窺蠡測而莫罄歌衢擊壤
以難名臣不任瞻
天仰
聖踴躍懽忭之至謹隨表恭進以

聞

好名論上

臣嘗言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衰世之論非盛世所宜有者非謂名非盛世所宜有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也三代以上之帝王其名最著於世者無過堯舜禹湯文武使君人者好堯舜禹湯文武之名求堯舜禹湯文武之實而因以成其名安見名之遂不可好哉即三代以下之賢君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三君

者人主誠好其名而求其實雖或不能如三代之盛時亦可謂間世之英君誼辟也然而謂好名之流弊足以為盛世之累者何也人君之好惡不可有所偏使天下漠然不見其好惡之迹而天下之真好真惡出焉故慶賞刑威予奪黜陟一出以虚平公正之心而百官萬民胥受裁成焉是以人君如天渾渾耳穆穆耳不言而四時成化無為而品物咸亨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民日

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知識且泯而況於名乎又安見其名之可用於民者乎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若人君之所好一有所偏則其流弊不可勝言上好忠直之名則下多上書告訐之事上好長厚之名則下多模稜脂韋之習上好廉介之名則下多布被脫粟之僞上好恬退之名則下多處士捷徑之巧上好真率之名則下多囚首垢面之詐上好敏給之名則下多利口便捷之姦人

主茍一不察而貪榮嗜利之徒習為小人穿窬之行探其情而逢其欲則名實之真亂矣故曰足為盛世之累者此也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傳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茍非其人簞食豆羮見於色言好名之不可為信也又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又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自昔聖賢未有以好名為訓者故治天下亦務好其實而已矣或曰孟子

不以齊宣王好貨好色為非因遂欲引之於道名之不可好孰與貨色乎昔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丘未嘗學軍旅之事孟子參乎權孔子純乎經者也參乎權而不失乎經者後之人臣能者尠矣故以孔子之對為事君之法

好名論下

人君不可有獨好其名之心不可使天下無好名之心好其實故不得獨好其名因名以責實故不得不使天下好名今夫天下善惡二端而已矣治天下使天下遷

善遠惡而已矣有善無惡者人之性名爲善而喜名爲惡而惡者人之情今使天下渾渾焉不知名之可好則善不足以爲喜惡不足以爲惡喜與惡不加於其情則其爲惡也與爲善無以別而亦漸失其性故夫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先王因民之所好而采章服物以榮之爵禄慶賞以勸之表宅錫閭以奬異之若曰使人遷善而惡自遠是以不純任刑罰而任禮教名與禮相近而遠於刑故名者所以助禮之行而操於刑之先者

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天下之民日循循焉歸於吾禮教之中則刑罰可以措而不用而天下固已大治故曰名者先王動天下之微權也然其始特不可有自好其名之心自好其名則直以為名焉已耳自好其名而或蘄天下之名此其意已近於刑而遠於禮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故王道以無欲為本

## 鄉愿論

鄉愿最惡者狂獧有問於鄉愿者曰是人也可殺與曰

可可舉而用之與曰可問於狂獧狂獧不然可可否否無所隱避於是鄉愿好其與已同惡其與已異故曰鄉愿最惡者狂獧也夫人至於可殺恨之至也至於可舉而用之愛之至也使其不顧人之可殺與否因其恨而殺之則所殺者或為君子不顧其人之可舉用與否因其好而舉而用之則所舉用者或為小人鄉愿之心陰私險巧惟知趨利避害不察事之可否理之是非闇然自媚於世佯為無所甚好無所甚惡而陰以行其所好

所惡之心故天下之好惡莫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以為德之賊不信然與夫使天下無狂獧則是君子可殺而小人可舉用也幸而有一狂者獧者乃不幸而為鄉愿之所惡則是鄉愿之禍不至盡殺天下之君子不盡舉用天下之小人不止始於一人之好惡而流毒於天下國家自古以還天下之事壞於小人者十二三壞於鄉愿者十常八九鄉愿者小人之渠魁也而其禍自惡狂獧始有天下國家者當亟誅鄉愿鄉愿誅則狂獧興

矣狂獧興則天下之為君子小人者各得其理矣易曰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書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何畏乎
巧言令色孔壬此之謂也然則何以辨之書不云乎有
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女志必求諸非道求
諸道者所以辨狂獧也求諸非道者所以辨鄉愿也昔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
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
所欲者勸我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

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觀楚文王之御二臣者是又辨鄉愿狂狷之大端也辨之則鄉愿之好惡豈至毒天下哉

## 經學家法論

朱子論貢舉治經謂宜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

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荅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愚按朱子此議欲治經者

以注疏為主而兼取諸家之說以求其至是亦未欲其專取一家之言也而曰以注疏為主是更不欲擯注疏而不用明矣今之學者不然易則專取本義詩則集傳書則蔡沉春秋則胡安國禮記則陳澔周禮儀禮廢已久益不惟諸家之說概不列於學宫而舉朱子所云專以為主之注疏學者有終其身不知為何物者矣即如所謂大全者又非甚别於專家之說而有獨見之論也其與朱子所云以所治之說旁及他說而後以己意辨

晰以求其至是者亦大異矣且大全之書明永樂朝急就之書也七年開館於祕閣十三年帝問纂修如何館中人聞之懼倉卒録舊書畧加删飾以進四書則倪氏輯釋易則董楷輯疏書則董鼎輯録詩則劉瑾通釋春秋則汪克寛纂疏禮記則陳澔集説故大全者甚不全之書也然學者猶憚其煩苦而不之讀所服習者本義集傳蔡沈胡安國陳澔之所謂五經而已易詩書禮經學文者猶加誦習焉春秋則概删聖人之經不讀讀胡

氏傳傳亦不盡讀擇其可為題目者以其意鋪敘為文不敢稍渝分寸以求合於有司又最甚者擇取傳中字句文義以意牽合妄託聖經移彼就此名為合題豈惟不合經意揆之傳者之意亦初不自知其何以位置安排顛錯之如此也慢棄聖言割裂傳注又如朱子所謂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者也葢經學之獘原於時文昔者經義之興本以論斷為體不執一說引據經傳非如後之描畫聲口簧鼓

吻脣乳兒小生侮聖言而代為之詞勢不得不單守一家之詁訓以便行文而其腐朽惡爛不逾時歷歲改頭換面以趨新巧使學者窮年積月從事於無用之空言考其實愣然無所得也又何有於經學哉然則何以正之曰必如朱子之言而後可朱子論經義欲令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已意反復辨晰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

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荅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葢今之時義又與南宋之時異朱子所謂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二三千言别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今之八比雖與此異而其為獘則一也故欲正經學之失須革時文之獘時文之獘革然後學

者可以旁通諸家之說以求得乎聖人精意之所存而士不苦於無用之空言國家收實學之效也

秦論

余覽秦事而歎其先世之無道所從来久矣惟天生民弗能自理建后王君公以為民上俾獲遂其生養以全安其性命而已或不得已有刑誅兵革之事猶非天心之所忍故先王尤以不忍之意行之秦起西垂習用故俗法最慘刻然至取無罪之人而迫之以從其死此果

何理也哉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俑象人而用之孔子以為無後至於用生人當如何耶武公從死者六十六人繆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其良臣子車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黃鳥之詩所為作也按武繆所為於法寧止無後而其子孫乃至於有天下何也孟子謂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他日又謂不仁而得國者有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葢自有天地以來至於孔子孟子之時未有以不仁而得天下者

商周之興其先皆積累仁厚數十世今秦所為若此所得若彼豈得謂孟子之言不足深信抑亦天道至是有常有變邪孟子又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得天下至太一不辜至微然而不為者以非天之所忍故不忍為之耳夫天不忍於一不辜而忍於六十六人百七十七人其他嚴法繁刑屠戮無辜尤難悉數倘所謂天道固若此耶至於始皇之葬後宫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

知之於是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則其殘殺不辜愈益甚矣然以始皇之强纔及二世而絕孰謂非天道耶故自三代以来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之矣不仁而守天下者未之有也

## 漢高帝得天下之正論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者率皆當世之諸侯增修其德至於其子孫以有天下故崛起而為天子者雖其身非賢聖亦必其皆賢聖之苗裔也至於以田壟之小夫徒步

而爭天下不階尺土而有之而其始甚微其人又非卓然賢聖有必可以得天下之理此豈非古今之大變哉昔者亡秦殘滅六國而漢高帝泰之眇然一黔首也一旦起草澤之中毆其亡命五年之間南面而據高位開闢以來豈有此也而世之儒者徒見魏晉隋唐之季或受重爵或承託孤之命以大臣而簒奪人國謂漢起自匹夫得天下為最正予竊謂不然也尊卑貴賤者天地古今之大防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自三代之衰以迄

春秋戰國之際生人之理幾於滅息矣然猶未有以農畝之賤徼起而與君上之至尊相抗衡而刼奪者夫使天下後世之人操耰耡援白梃侈然遂有稱帝稱王之心者其誰為之倡也創古今之未有壞天地之大防啓斯民犯上作亂之心吾必曰高祖焉烏見其得天下之正也然則秦廢封建矣以其臣則有簒奪之嫌以其民則有犯上之辠必何如而後可以與於得天下之正哉亦曰惟其人而已矣人臣而可以放伐其君湯武是也

匹夫而有得天下之理孔子是也孔子不有天下而凡為匹夫者無必可以得天下之理苟幸而得之遂曰得之最正是使天下後世之凡為匹夫者日生其心而有犯上作亂之事也是烏乎可哉雖然撫則后虐則仇如秦者其亦自反其所為也哉

漢高帝知呂氏之禍亂論

夫論古人成敗往往惟其意之所之以自成其一家之說有可議者焉明允之以漢高帝以太尉屬勃也謂其

知有呂氏之禍也其言曰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無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且夫古今之禍敗多矣未聞有以婦人而能戡亂救亡者且呂氏之不死其禍豈小於唐之武氏哉呂祿呂產之王武三思武承嗣之將立也趙王如意趙王友趙王恢之死唐宗室諸王之殘滅也孝惠之病廬陵之在房州也方呂后之未死較武后之末年其勢已成所未

及為者改號革命耳幸其早死陳平劫酈商得以行其旦夕茍且之計使呂后而尚在漢之存亡未可知也謂高帝既知有呂氏之毓而又不去呂后以為惠帝計者此可議者也夫高帝豈能逆計呂后之必早死而不至於改號革命哉誠知有改號革命之禍又安在其能為惠帝計哉高帝最愛者戚姬如意呂后最惡者亦戚姬如意呂后能為禍先及此母子耳曾謂高帝知之而使為之耶明允又言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堇使其

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嗟夫呂后鴆也非堇也今有虎且噬其子曰姑養虎以備外盜是豈人情哉故謂高帝知有呂氏之禍者非也呂后之能為禍高帝不知也而張良知之知之而不以言甚矣處人骨肉之難也

狄仁傑舉子論

武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光嗣時比之祁奚失其指矣蓋與左師觸龍諫趙太后請長安君為質事絕相類當時武承嗣武三思營求為太子仁

傑每從容進諫勸名還廬陵王他日武后語仁傑夢鸚鵡兩翼折仁傑對以武者陛下之姓兩翼謂二子起二子則兩翼振矣鸚鵡之翼釋以二子權也舉子之事亦權也而遂正告之矣故左師之憐舒祺仁傑之舉光嗣其跡雖殊所以感其心者則一也卒之長安君為質於齊而趙國不被兵中宗復辟而唐社稷卒不變嘗觀李德裕忠諫論言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子為眉州司士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

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故知人臣進諫正告之不能得者有時乎用權然權者豈人臣之得已哉人主貴察其心而已矣

陳子昂仕武后論

昔揚雄仕莽君子恥之唐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威柄屠滅宗子賊殺忠正之士姦謀革命蕩覆唐室此古今之異變視莽為何如也當此時其小人靦顏事之無論矣其賢者則謂之何哉嘗觀陳子昂氏以言事武后數

名見今考其言辭論雅飭有兩漢之風而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賢者之所以自處者其果謂之何也曾鞏論揚雄謂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仕莽而就之合於箕子之明夷至論雄美新之文謂非其可已而不已比之箕子之囚奴鞏之言雖未得為至論然以觀子昂之事而歎賢者之所遭其志亦有足悲者何其與雄相似也武后稱皇帝改國號子昂上受命頌其亦美新之類乎夫以武后之淫虐隱慝既多猜忌滋密一時才望

之臣罕有得脫其禍者以郝處俊之賢猶不能忘情於身歿子昂之所為豈得已者哉或謂士不幸遭亂朝即不必死猶可潔身而去也而輩謂雄有所不得去子昂亦蹈雄轍者何哉然考子昂後以父老解官歸父喪廬冢次哀感聞者縣令段簡貪暴聞子昂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竟死於獄子昂豈得已者哉或曰士君子不得志於朝則安其身於野明哲之謂何而顧令以身殉也嗟乎子昂不辱其身則捐

其生而已不仕於朝則死於令而已矣是以知人者必論其世而亦不得過爲刻覈之論也

褚魏優劣論

唐初以諫諍顯者魏徵褚遂良然兩人有幸有不幸焉凡進諫於人主者有順有逆有易有難徵遭遇太宗諫合謀行其進說也順而易遂良後事高宗嬖内遠賢言發得禍其進說也逆而難順而易雖中人可作其敢言之氣逆而難即賢者有不得行其志焉此所謂幸不幸

也兩人豈有優劣哉雖然蓋徵嘗事隱太子矣及廢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驕奢不法徵於此時既無事不言而天下之事又莫有當言於此者而徵未顯言其失何也遂良極論宜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徵不過從容請魏王泰勿從居武德殿而已固知武后之事徵而尚在不必其言之也此又徵之所謂幸也昔太宗謂徵嫵媚徵再拜言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而不受何敢數批逆鱗高宗武后之逆鱗徵之不數批明

矣是以君子論遂良諫高宗立武后之事而惜其所處之不幸也

李善感諫封禪論

唐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宫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史稱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嘗讀歐陽文忠公書有云事柔闇之君言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蓋謂勢之所在雖人主有時

而獨輕而進言者必貴攻其所難而後可以反其極重之勢此諫者之則也高宗之世勢不在人主大臣而在中宮方是時言人主大臣則易言後宮則難言其難韋而見從則宗社之福不幸不見用如褚韓輩然後可以與於輕重之數而不媿乎忠諫之名言其易雖舉天下之事櫛比而毛剔之猶無益也何也非其勢之所急也而況其一枝一節之硜硜者哉善感之言既美矣而愚猶以為未盡也當高宗惑溺武后武后竊弄國柄前有

言者上官儀後有言者郝處俊若儀處俊者可謂言其所難者矣此兩人所言皆在褚韓死後而史謂二十年無敢有逆意直諫者何與記曰君子表微況儀處俊所建白尤皎皎在人覩記者乎而善感顧獨蒙美名世之畢智竭忠盡力於所事而名不彰顯於後世者豈真有幸有不幸耶

昊天與聖人皆有四府其道何如康熙丁卯五月十一日

乾清宫應詔

臣聞惟天盡物惟聖盡民能盡物謂之昊天能盡民謂之聖人昊天聖人一而已矣然昊天能盡物而不能盡民聖人能盡民而亦能盡物故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故又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昊天聖人其道詎有二哉邵子曰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臣嘗求其義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

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謂之昊天之四府也易為生物之府書為長物之府詩為收物之府春秋為藏物之府謂之聖人之四府也昊天以時生長收藏乎萬物故能盡萬物聖人以經生長收藏乎萬民故能盡萬民是昊天之時聖人之經其道一也是以又曰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若卬子可謂善言天人之際者矣夫天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而不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聖人能生長收藏乎萬民而亦能生長收藏乎萬物臣故曰天能

盡物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若是者聖人豈有加於天哉聖人者天之所生也天生聖人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聖人而天不與故春而生也夏而長也秋而收也冬而藏也人見其盡物焉而已聖人法天以生長收藏之權委之經而聖人不與故易以生之書以長之詩以收之春秋以藏之人見其盡民焉而已然臣何以謂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也天不言而聖人言之易書詩春秋是也春無言而易存夏無言而書存秋無言而詩存冬

無言而春秋存易之言如春書之言如夏詩之言如秋春秋之言如冬春夏秋冬天之所以盡物也易書詩春秋聖人之春夏秋冬也聖人之所以盡物也故曰聖人能盡民亦能盡物聖人者一天而已矣且夫昊天與聖人既皆有四府矣臣謂昊天有大府聖人亦有大府何言乎大府也葢天有四德元亨利貞聖人有四端曰仁義禮智元之德見乎春亨之德見乎夏利之德見乎秋貞之德見乎冬仁之端見乎易義之端見乎書禮之端

見乎詩智之端見乎春秋亨利貞之德統乎元義禮智之端統乎仁元亨利貞之德統乎乾仁義禮智之端統乎性元亨利貞之德不可見而見之於春夏秋冬故春夏秋冬者昊天之四府也仁義禮智之端不可見而見之於易書詩春秋故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四府也元亨利貞見於春夏秋冬不能無所統而統於乾是乾者春夏秋冬之大府也仁義禮智見於易書詩春秋不能無所統而統於性是性者易書詩春秋之大府也臣故

曰昊天與聖人皆有大府也惟聖人法天之乾盡人之性雖與昊天各有一大府實與昊天同有一大府也臣前所言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至於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謂此與我

皇上盡性達天仁民育物作君作師參兩天地臣等蒙

清燕之餘俯賜延問臣學識荒陋不能仰副

聖意不勝皇恐臣謹對

午亭文編卷三十二

# 午亭文編卷三十三

大學士陳廷敬撰

## 史評漢書

### 蕭何

人臣履雄猜之朝以正自守猶恐不得免焉況可以詭道遇其君乎蕭何事高帝僅而獲免者蓋皆以其賓客之言客之言可用者一不可用者一帝項羽相距京索

間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何從其言帝大說陳豨反帝自將聞關中已誅韓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召平謂何曰益封置衛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帝說鮑生召平之言其可用者也黥布反帝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相國初入關中得百姓

心百姓皆附君數使使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何不多買田地賤貰貸自汚何從其計帝乃大說客之言不可用者也其後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得田帝大怒謂何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下何廷尉械繫之帝固惡何以此自媚於民而乃謂多受賈人金者夫孰謂非何向者賤買民田宅有以啓之乎史稱何恭謹又言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則是買田自汚非其本心託以免禍更得械繫後之人臣以詭道遇其君而失

其所守者益可知所戒矣

曹參

自古主少國疑大臣當國輒變易祖宗法度後能善其終者少矣當孝惠時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日夜飲酒不事事有欲言者飲以醇酒至醉而後去帝使參子窋諫之輒笞之二百何若是甚也蓋參之意既以守職勿失為事而猶慮賓客子弟或黨緣假借故益張其事使天下曉然知吾循成法無變更

以絶其覬覦之私而不得有所疑似懷望於其間也何事高帝處其難參事惠帝處其易何以信謹獲免於高帝之世而淮陰黥布等皆已誅滅參於此時亦何敢舍其所易者而輕有變動以貽身世之慮哉其慶流苗裔宜矣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參所為亦非直以自全葢繼世秉國鈞者之法則也

張良

留侯畫計招四皓以輔翼太子前人論者衆矣吾斷以

為高帝本無遂易太子之心也高帝起布衣與呂后更嘗憂患惠帝雖仁柔未大失愛於帝徒以戚姬牀笫之恩謂欲易太子而立其子趙王如意者彼戚姬夙畏呂后彊虐帝春秋高一旦棄天下太子立而呂后為政禍寧能旋踵與計必日夜泣請於帝帝陽許之耳帝既知太子不可易而戚姬少子之愛又不能以禮義自制始而陽許之既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已亦終無必易太子之心也所以終無必易太子之心者呂后彊虐易太子

呂后後必為亂欲易太子先除呂后呂后既不可除則太子終不可易也留侯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度此事帝必嘗與留侯言其委曲留侯度其事之難處不可以口舌爭也故不得已因呂澤之請畫招致四皓之策以堅帝不易太子之心是以帝見四皓謂戚姬曰我欲易之云云者所以謝戚姬也使帝果真有易太子之心豈四人之所能奪哉以帝之重子房而子房不能為言四人者豈真賢於子房者哉故知不易太子者帝之本

心也至如楊維楨胡儼王守仁皆謂四皓隱者不可得致良因高帝所素重使人偽飾以誑帝葢皆疑其事而求為之說者不近事理甚矣

王陵

王陵賢人也吕后欲王諸吕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太后不說問陳平周勃皆曰王吕氏無所不可太后喜此王陵所以為賢者也吕后遷陵為帝太傅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自絶陵

大節如此陵既免呂后徙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食其幸於呂后其人不足比數若平其奸人之尤者哉平為丞相呂須嬰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讒平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須之譖㢢呂后幸審食其平以戲婦人同其惡故呂后私喜之此平所以為姦人之尤者也平以奇計稱而祕不傳度平為人必無甚奇計當時人猶樸質故平

得以肆其欺誕鄙俚之術術甚陋亦戲婦人等比耳史載平事王陵傳中以見陵之忠直如彼而平之譎詭如此陵坐諫王呂氏廢而平以此愈顯此史家深意正所以媿平而見陵之賢也故又載平之言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則史家之意可見矣

周亞夫

景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帝由此疏之及竇太后欲侯

皇后兄王信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按亞夫此言與王陵之對同過其父絳侯遠矣其後王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亞夫因謝病免相久之卒下廷尉自殺人臣守正如王陵周亞夫或廢或至自殺如平勃順人主意卒得以功名終其將何以教天

下之為人臣者乎夫吕后不殺王陵景帝乃殺亞夫景帝曾吕后之不若矣

陸賈

孔子惡利口史稱陸賈使南越降尉佗勸高帝事詩書奏十二篇新語又能說陳平交驩太尉卒誅諸吕功偉矣然賈名有口辯平原君朱建亦辯有口而義不茍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吕后欲知建建不肯見辟陽侯母死貧未有以發喪賈乃見辟陽侯說令厚送喪後人毀

辟陽侯惠帝帝怒欲誅之太后慚不可言大臣欲遂誅辟陽侯卒賴建說孝惠幸臣閎籍孺以故辟陽侯得不誅食其幸呂后天下大惡也人人欲誅之而賈獨為計畫有口者變易是非如此賈誠有功而於此吾獨斥其非者以其有口而不專用於正而平原君亦以辯有口失其身孔子稱木訥近仁而惡夫佞又曰巧言鮮仁陸賈朱建之才賢猶且犯聖人之戒則信乎利口之不足為貴也

鼂錯

吳楚反景帝以爰盎言斬鼂錯盎故與錯有怨然非帝有欲殺錯之心即盎數語豈能斬錯也錯太子家令太子家號智囊在文帝時數言事文帝寛容所言多見施行然錯言宜削諸侯文帝不聽及景帝時聽錯言削諸侯支郡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不能得夫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尉陀自王璽書開喻以孝文之寛仁盡下推恩藩國雖百鼂錯烏能召亂景帝之為

人薄矣徵鼂錯烏得不反反寧能獨任其過乎及七國反以誅錯為名爰盎因竇嬰見帝屏左右及錯具言吴楚反獨以錯故計惟斬錯發使赦吴楚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則帝之心可見矣錯久侍太子多陰謀帝必有不自得於中者得盎言益堅斬錯之心然帝於錯略無舊恩薄矣哉

路温舒

自賈生以來鼂錯賈山鄒陽枚乘路温舒皆有文學詞辯數進諫説鼂錯事景帝以七國事誅賈山在文帝時言多激切鄒陽枚乘游吴以正言劘濞之邪心不及於禍可謂邦無道免於刑戮者矣温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其論尚德緩刑何其温文爾雅有三代忠厚之遺風與以余觀數子温舒之學幾於純已使其遇文帝所建言當不僅如此已也然史稱其後遂為世家禍福之於人豈信無天道哉

## 董仲舒

仲舒之學歷戰國秦漢未有其匹敵自孟子以來一人而已劉向稱其有王佐之材雖伊吕無以加使仲舒在商周之世其能為伊吕不可知然决非管晏伯者之佐所可及也向子歆叛其父之說乃謂伊吕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唯此一人為能當之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過矣歆之言出於正耶其父之説猶不當極斥之以自明其是而歆之言果不得為正論也叛父之罪不可逃矣孔子曰子為父隱至明攻其父之説而極斥之隱乎不隱乎君子以為向所説非攘羊比也歆遽證之何耶歆好左氏春秋嘗以難其父穀梁歆為人子專攻其父當仁不讓豈是之謂歟

嚴助

史稱巫蠱之禍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死滅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豈獨一嬖臣哉雖然武帝好亂喜兵出自天性靡爛生民毒流宮禁亦其時之臣有以佐成之不得歸咎天時謂非人力所致也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

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不足以煩中國自秦時棄不屬嚴助乃詰蚡秦舉咸陽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來告急天子不振又何以子萬國乎於是上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爲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不聽兵遂出踰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帝自以爲兵功令嚴助風指於南越南

越遣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意淮南當此時武帝之心益驕而兵端不可戢矣故其窮兵黷武好大喜功自是以來日無寧息生靈戕於鋒刃蓄禍發於骨肉方武帝少時志趨未定利害未更不有嚴助或師出無功抑其雄心末流之害當不至此烈也故曰其時之臣實佐成之而謂巫蠱之禍由於兵兵之興天時非人力豈不過與其後助以交私淮南論誅昔人有言毋為禍首助之謂夫

霍光

宣帝始立謁髙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史載其事余以為非也雖微驂乘霍氏之禍庸得免乎光秉政二十年權侔天子雖守之以約持之以謙猶懼不得免而况霍氏之宜及於禍者其事固已多耶最著者在毒殺許后光既不能

自制其妻又使其子姓甥壻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雖
徼毒殺許后人臣若此有不及於禍者耶光貪冒權寵
而不知止昭帝年二十而光不知歸政宣帝即位年十
八矣諸事皆先白光然後奏事闇主且不可而況於宣
帝之察察察者乎光之性貪冒而不知止是以不能制顯
致有淳于衍之事而其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以此卒
及於禍也

王吉貢禹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王吉上疏言得失意有所規切然亦未敢顯言大抵欲興禮制流德化尚儉正俗最甚不過曰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而已帝拒不納吉謝病歸貢禹在元帝時言有加於吉自乘輿後宫無所不言帝納善其忠至其卒帝猶追思其言吉禹有不得盡言有盡言一言輒令罷去盡言無所拂逆猶思之覩兩人之遇士之為道而仕幸不幸豈不繫乎時哉然

元帝之受言過乎宣帝矣

趙廣漢韓延壽王章

漢所誅京兆尹趙廣漢韓延壽王章廣漢治潁川患俗朋黨構會吏民令相怨咎告訐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雖散落姦黨盜賊不發發又輒得然作小智尚詭道變易風俗而俗益大壞其所失不啻姦黨盜賊而已也為京兆尹雖善為鉤距以得事情迹其所為天資刻覈至庇其客竊治男子蘇賢失計又疑殺邑子榮畜

事發下丞相遂誣丞相夫人殺婢令跪庭下受辭悖又甚焉且近乎愚史稱聰明非矣其自取殺身宜哉延壽治潁川變廣漢所為教民以禮讓從東郡黄霸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禮聘其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接待下吏恩施甚厚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在東郡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民化其德為蕭望之所阨宂矣王章果敢有為雖為大將軍王鳳所舉非鳳專

權不親附會日蝕奏對事名見言鳳不可任用遂為鳳所陷而史言章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如史言人臣當量輕重以全身負國耶

孔光

世多舉張禹孔光同譏然光未相及未罷時不希指苟合其議中山定陶誰宜為嗣光引尚書兄終弟及中山宜嗣議獨正問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心恐傅太后剛暴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議宜改築宮傅太

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傾邪既免歸以傅太后故復留光與師丹奏論之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光與丹持不可光自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由是策免光覩光所為皎然自立如此復相之後時當逆莽波靡雲流不能自止此所以貽譏於世與光不再相豈得不為完人也哉然光待董賢一事則真張禹之為矣

翟方進

漢災異輒殺宰相以應變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賜冊丞相翟方進即日自殺而顧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異於他相故事若幾章其死者葢漢視宰相重其意曰災異之應不於相則君而已矣懼而委之於相猶惟恐其不得當焉故幾章其死則不憚禮儀恩勤之至此也若此人本無罪而吾用之以代吾身矣可不謂惑之尤甚者與

何武

何武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令讀其傳雖微此兩言而武之不以赫赫為名去後使人見思者隱然在簡册之間此亦足以見文章之妙也其曰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則武優於宣明矣至武不阿王莽豈宣所得比哉

王嘉

元帝容受盡言過於宣帝成帝雖多内譏如谷永輩専攻上身後宮率常納其言漢無道之君未有如哀帝之

殺賢相王嘉者也嘉以封還益章臣董賢戶事見殺寃哉哀帝之哀亢矣

韓嬰

韓嬰嘗與董仲舒論於武帝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有口之人吾所畏亦聖之所斥嬰雖賢者而仲舒大賢既受此人之阨而又困於其徒呂步舒不有聖人惡夫佞表直道而行者吾之所謂畏不幾於謬哉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不列酷吏史曰湯周子孫貴盛故别傳夫幽厲之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三代之大法萬世之至公也而曰以子孫貴盛故别傳班史之為説謬矣

郭解

郭解每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脱之後此人怪之問得其故迺肉袒謝

罪此與王彥方輩亦復何異然觧正欲以此立名聲非實能以德報怨者有公私之別故君子弗取焉然諸游俠行事亦有過人者獨樓護始附五侯王莽時以執吕寛取封爵之賞此誠無賴小人耳愧游俠諸人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

大學士陳廷敬撰

## 史評 後漢書 三國志

### 光武

世祖起金革創痛之餘以昆陽一旅芟平羣盜克復舊物可謂賢已今觀其本紀所載戰陣攻伐之績多而惇大温吉之意少雖制度禮文間復興舉而所以感人動

衆者亦寥寥無聞焉此其器量規為上不得比隆高帝下不能追蹤孝文然而成中興之業者亦適會其時之可為遭逢獨易耳使其運際承平可以為守成之令主雖幸而因勢奏功終不得謂開創之雄才也

明帝章帝

漢之明章可謂仁君矣哉盖人主治理之美載在詔令使後之人感發興起於千百載之下況當時被德而謳歌親際隆平之盛者乎明帝在位十八年詔恩屢下德

意感人雖孝文之盛無以加焉而或者猶病其察察何也章帝天性仁明政事寬厚詔命溫文悱惻節以禮樂凡所宣建達於化原數布赦恩與民更始二帝略同焉嘗竊謂堯舜之盛眚災肆赦當此時論獄理民度無不當其罪而中於法者肆赦猶且不廢焉後之論獄理民者果皆如堯舜之世矣則肆赦猶不可廢也而或者述韓非刻薄之意吳漢臨死之言諸葛氏之治亂國曰無數赦則是求出乎堯舜之上矣豈堯舜之治獄理民猶

不足以法而韓非吳漢之言諸葛氏之行事反出堯舜之上乎若潛夫之述赦雖自為一家言君子以為非古者刑期無刑之義矣吾是以自孝文以來於明章之政獨有取焉世稱文景而畧明章過矣

西漢后妾

漢自呂氏流風霍王多故外家之禍蔓衍西京而武元以來弛棄禮防縱恣色欲盖其家法繆乖釁孽生帷闥人道之正女德之賢無可述者降及東漢中葉在位夭殂

統系數斷女主秉權貪立童幼患起閨門亂成姻黨致使姦臣得志國以淪亡然則宮壺之教聘納之方所關豈細故哉漢法嘗以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其為法何其媮也傳云治容誨淫戕生伐性絶統喪邦非此之由與以光武之明嘗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取妻當得陰麗華其後廢郭立陰貽謀已薄矣明帝仁賢作配明德斯實后嬪之

表儀百禩之芳規也然明帝享祚不永壽三十三耳章帝以下后德陵替鮮有可稱章帝年四十八和帝年二十七殤帝年二歲安帝年三十二順帝年三十冲帝年三歲質帝遇弑年九歲桓帝年三十六靈帝年三十四獻帝年五十四按東漢諸帝年歲之促如此其絶於禋祀阨於賊殺無論已餘豈非湛溺於宴私情欲之中以夭絶其天年者哉獻帝播辱於權姦幽囚放廢生於憂患故年稍加長焉嗚呼豔色之於人甚矣哉可畏也夫

劉伯升

以余觀伯升志意過光武遠矣諸將立更始伯升倉卒建論以為若赤眉有所立則内自樹敵若赤眉所立賢相率而往從之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未晚此公天下之心也獨奈何輕身於危亂之中不能自拔哉然英雄之成敗非盡由人事焉昔項羽致高祖於鴻門范增舉玦示羽賴張良項伯高祖得間道脫歸更始大會諸將申屠建亦獻玦而樊宏以為言當是時更始

雖忌伯升兄弟威名非有急於鴻門之事也且更始弱劣豈能遂殺伯升者及劉稷怒更始以謂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後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誅之而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夫項羽王高祖關中漢王忿焉蕭何勸高祖曰王關中之惡孰與死乎今劉稷以一朝之忿禍及伯升既無張良項伯蕭何之助而稷之愚又適以速伯升之死豈伯升之咎哉可為歎恨者也

来歙

甚矣来歙之智也歙從更始入關數言事不用則以病去後從光武數使隗囂往來游說西州人士皆重歙盖其信義亦有足稱者焉及伐蜀蜀刺客刺歙未殊歙馳名盖延屬以後事自書表進投筆抽刃而絶又何其赫赫烈丈夫也伯升知更始之不可事乃從而不去遂及於難其智不及歙與亦會有天數與不然光武何能偃然履帝位而不疚也

鄧禹馮異

鄧禹馮異之徒非皆有子房韓信之才也徒以遭會事幾書名竹帛流慶子孫豈非其幸哉使其不遇時與褒衣博帶鉛槧之夫何以殊焉褒衣博帶鉛槧之夫如禹異之徒而不遇時者可勝數哉然其識時命循禮度不以功伐羅禍尤則比之昔時與謀造端之人事成而身就灰滅者誠不得並日談已蓋漢之初興非有王侯將相權藉可憑之勢奮畎畝賤微與羣雄角才力並肩而

起無君臣上下綱紀之節上以是疑其下下以是疑其
上猜釁横生誅醢迭用豈盡其人事之不臧亦時會所
激而然也至於傳歷西帝分義明判戴白垂髮老穉之
民亦皆知王命不可力覬大位不可闇奸故一時附風
雲攀鱗翼而来者功成事集俛首降心以鑒前車之轍
而為之君者方且信緯讖蒙舊業安之不疑無所戒忌
是以君臣得保終始然則時會之當然所繫詎非要哉
世謂光武全功臣踰於高帝而諸人能一節勝於韓彭

者皆未審察其本末所由廢興之故也雖然待功臣當以光武為法功臣自待當以禹異諸人為法上下相疑而能免於亂亡者鮮矣

第五倫

耿恭屯金蒲城圍急食盡煮鎧弩食其筋革士卒死亡略盡關寵上書求救第五倫以為不宜救賴鮑昱之議其後救至恭得歸國吏士發疏勒時二十六人耳逵玉門者十三人其艱危如此昔李陵提孤軍轉戰數千里

深入敵中正坐無救以降貽羞漢家今恭即無二節以孤城當數萬之衆垂死不救議者之心是何心哉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後將何以使人此鮑昱所為廷爭也假如不幸而有李陵之事其為國辱莫大焉第五倫之議以之為恭則不仁以之為國則不忠不仁不忠私孰甚於此者而猶以不受千里馬心不能忘及一夜十起之事詭言以荅或者之問而自命為無私亦可耻矣

王梁孫咸

史言高帝斬蛇老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言已忽不見人告高祖高祖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此陳勝魚腹帛書篝火狐鳴之故智也豈真有是事哉故光武之興專事符讖符讖之事比於斬蛇魚帛狐鳴其飾詐也姦而為害也深尤恠妄不可信及以之定天下命官用人輒舉是以為徵据其陋益甚矣光武既即位選大司空而赤伏符

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梁從平河北拜野王令帝遂以野王衛之所從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於是擢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及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而衆皆不服改用吳漢是讖文之謬有不得行於其羣下者矣考其時以妖誕之說誅為盜賊者不可殫數涿郡太守張豐以道士言豐當為天子用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

恨又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主揚病癭欲以惑其衆與緜曼賊交通後耿純收斬之凡用怪妄之言幸而興者為髙祖光武不幸而喪戮為張豐劉揚至天下略定用以命官若梁咸之徒者尤可笑矣

卓茂

史載卓茂二事録之使覽者勸焉其一初為丞相府吏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解與之他日馬主别得亡馬乃詣

府送鄉所解馬叩頭謝之其一為密令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

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茍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蓋茂所為大抵類此其名蹟留天壤人至今稱之而史獨舉此二事豈人所甚難行者哉病不為耳其效至於能使蝗獨不入密縣界蝗於蟲豸為冣凶頑無知識之物而茂

以是化之信及豚魚良然哉及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方之比干商容之賢封褒德侯茂薨車駕素服親臨夫茂非有殊能顯功而世祖重之如此或曰茂當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不仕更始政亂又以年老乞骸骨歸世祖之重之者以此然本傳載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建武初劉宣獨存世祖以宣龔封安衆侯其所褒寵不能及茂觀當時所以重茂與茂之所以見重於當時者人

苟欲自立其所嚮慕取法可以為勸矣

魯恭

魯恭事蹟多於卓茂官至司徒較顯矣然其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安因上書言狀其行事大抵與卓茂相類初恭在中牟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然則恭之所為豈嘗以功名為念者哉化人而人不化至欲解印綬去此非飾智驚愚蓋出於中心之誠使人果

不能化則竟棄官職如鴻毛耳而其所志專務本天之所以與人之理全而歸之於民視後世矯揉拂戾取必於氣力勢權失天之所以生養斯人之意者其相去豈特千里之遠哉是以古今語循良之治者動稱卓魯不虛也

鄭康成

鄭康成少為鄉嗇夫不樂為吏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靈帝

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黄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袁紹總兵冀州舉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所過長吏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蓋康成始終出處之大節如此或謂紹之致康成使康成疾不篤必從紹康成出處未可定也然康成不應何進之辟其不從紹明矣嘗見漢以来儒者如康成之卓然行修終始不渝非揚雄劉向之徒所得並論况其博研經籍殫精聖道雖仲舒之賢猶當避其淹洽焉又豈馬融何休諸人所能髣髴者哉

范升

范升論左氏不當立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

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其說支離
乖戾無足深論善乎陳元之議也曰升等所言皆斷截
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擿舋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其言最正矣獨是升之論以為先帝不以左氏為經
故不置博士後主宜所因襲則其悖理害道之尤甚者
也而元猶未敢訟言之昔武帝好公羊詔太子受公羊
不得受穀梁宣帝在民閒聞衛太子好穀梁及即位穀

梁與公羊並存元所徵引是已然升所指先帝即謂武宣也武帝雖為五經置博士葢汲黯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非真能好經者也宣帝任刑名法術去六籍之道遠矣其所立果皆可以為百世法乎升以是為說其猥劣倭鄙更可恥矣且當時公穀之存亦以其傳經耳非遂以為經也而曰不以左氏為經明以公穀為經耳升之論何其謬妄與及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而元之論稍稍得行乃左氏立而後廢吾竊謂後之

與左氏為仇讐者謂之淺末非淺末也正若其難讀耳不學耳食之人焉可與多談哉

班固

余讀班固漢書誠有如范史所論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至矣哉良史之才也乃觀其自所論著則又甚謬不然何哉史稱其所上兩都賦咸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者大率皆媚道諂辭褒今抑昔以苟一時之榮利而不務

存大體者也且夫人之大患莫甚乎有狹前規薄祖宗之意固之所論其辭纍纍然不踰於此至有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則斥言其祖宗之不及後人雖以家人閭里韋布之賤微其子孫亦不敢有屑越其前人之意况帝王之尊閒是說而不以為乖僭者其於天理民彜亦已泯然熄矣乃若寶鼎白雉亦何以異於天馬白麟神爵五鳳之怪詭而繫之以詩欲以陵夸往昔嗚呼陋矣

宋均

宋均常以為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明帝聞其言而追悲之余始讀之未嘗不歎明帝之能有悔心而竊怪均之說有所未盡善也然考均之始末弘毅任重多長者之行化流人物不尚名法雖卓魯之賢無踰焉然後知其言之可貴而所以矯末流之

失爲有功也當其爲九江太守也郡多虎暴數爲民害
甞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虎豹在山
黿鼉在水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
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思
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虎相與東游渡江
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此與
卓魯之治效何殊哉猛虎蹈檻穽而不避罷張捕輙逸
去至於蝗非有掩羅驅逐之勞能使自不犯境此可見

凶頑無知之物猶能以德化之况於人為物靈而謂法制禁令可以革其心而從吾意之所為曷不觀虎與蝗之避散而得其所以然之故乎事有即其小而可以見大者均之於虎與蝗是已宜乎帝之追思其言而吾謂其言之可貴者亦以此也

爰延

桓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

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是延可謂盡言帝可謂受諫矣夫人莫不欲自掩其所短之實而亦有時不加意於不情之名若暴其所短而適得其實與之以名而適會其情是謂抉隱摘微動中其忌鮮有不深疾恨之而加以顯戮被以隱禍者若言其所短而不當其實假之以名而違其情猶可曰是與我不相似也不相似則於言之者可以拒而不受以謂無

可受之實也無可受之實而因以貸其人則於其人既無疾恨之不解而我遂成大度之名今言桓帝可與為善可與為非謂為中主是暴其所短而適得其實與之以名而適會其情者也帝能不疾恨之而比以朱雲之析檻可不謂能受諫哉若周昌比高帝為桀紂所謂無可受之實而因以成大度之名者也至於謂桓靈之世不聞此言者亦未考延之所論者矣

馬融

馬融本外戚豪家為梁兾私人李固之死章草成於融手朱祐謂融曰李公即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壯哉祐之言與然使融畏名義慚清流寧肯黨附凶姦排害正士悍然冥行以陷於惡雖閒讜言豈足動其愧悔之良心哉以延篤盧植之賢不幸而為執經問業之高第弟子亦斯文之阨會矣卓哉趙岐雖娶融兄女常鄙融之為人不與相見可謂入汙泥而不染其操者也

賨武

竇武母初產武而幷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葢物理之不可解者自古喪身亡家豈皆有如蛇之祥者耶而蛇之能爲怪異如此君子不語怪史既載其事吾將闕其疑焉

曹操

自古簒竊之臣非其始遂有逆節闇奸之萌也曹孟德

以驍雄之姿其不得志亦將伏櫪老死豈真有與人爭天下之心哉初操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誅坐從免官後復徵拜議郎及黄巾賊起拜騎都尉討潁川遷濟南相國久之徵還以為東郡太守輒稱疾不就職辭歸鄉里當是時漢既失政權倖專朝操多怨家苟以自免禍全身家妻子為念亦豈真能高尚其事者耶至金城之亂徵為典軍校尉董卓廢立表為驍騎校尉又輒逃歸是非能不立惡人之朝者以卓必敗且禍及已也然亦豈

有天下之志者哉卓既弒逆操遂散家財合義兵於是始有抵隙乘間之心矣袁紹之起操頗斬削羣盜迎天子於長安還都許而僭竊之勢成矣初操將討張繡於宛也入覲天子用舊制交戟义頸而前及敗而還遂自此不復朝見而操之簒竊之勢既成又迫以不得不然之勢雖欲自已得乎操下令自叙其生平辭多姦飾然其實亦有不得自揜者其曰欲孤便爾委棄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為人

所禍然則操之始念不過欲全腰領保妻孥長子孫而已會其時之可乘亦未敢遂以有天下為心也至於其勢已成不得自止遂為自昔已來姦權竊國之雄而莽卓之倫不得並焉嗚呼不有桓靈之君彼安能至此哉

又

世嘗謂魏武貴通達而賤節行以為時方用才隨其所急史稱官方授材各因其器者謂此也故嘗下令謂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又謂有行之士

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葢操之所爲無廉無行矣故喜其同於已者耳其所謂通達者正所謂同惡相濟也

曹丕

昔孫盛謂丕處莫重之哀設饗宴之樂居貽厥之始墮王化之基顯納二女忘其至恤按丕身行篡逆綱常淪喪忘天性之愛墜至痛之心跡其所爲無可言者而盛之著論徵援漢文之事謂其變易古制魏王既追漢制

替其大禮嗟乎丕豈得追漢文之制者哉按丕生於中平四年建安十五年為司徒趙温所辟十六年為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為魏太子操死嗣位為丞相魏王夫丕之生固士人之家也令一旦盜竊神器逐其君而死其父以為遂可以儼然用天子之禮凡一切茍簡恣肆叛於先王之制以成後世邪驁悖鷙之習者輒靦顔喪心公然行之而不辭此其尤可恨者也晉武帝曰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使丕

而有知得不愧於斯言乎

孫權

建安二十四年操晉爵魏王四年矣然漢朝臣未有以篡立之事顯言於衆者孫權越在江介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操乃以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鑪火上耶操雖飾言然權之可恥操且惡之自是桓階夏侯惇之徒相繼勸進權實始之也吳蜀相存譬猶唇齒不必智者而知之權既上書以討荊州自效明年權破斬雲長傳其首

權具豚犬也哉

荀彧

荀彧事操操比之子房觀其言議籌畫有足多者操定天下之功彧誠有與助焉史言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諮彧彧謂本興義兵以匡王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惡之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操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魏氏春秋曰操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是操殺彧明甚

史諱言之然曰以憂薨是終不能諱也彧事操久操之姦逆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者也曽謂彧之智而昧於此乎九錫之對葢天理之萌有不得自欺其心者亦冀幸操於我厚我雖沮其議而操且行之使世謂我固不與其事也葢將以逃其責而盜其名文奸飾智之所為耳孰知操恨之至於殺其身哉沮其議而至殺其身彧智不及此也彧烏得謂智乎雖然子房勸漢高不立六國後而彧能以沮九錫而見殺人之所處有幸不

幸而天下後世之是非亦卒以決於所處之有幸不幸者士君子擇人而事可不致慎與

管寧

每見魏時人推薦幼安書及其時以璽書相勸迫者未嘗不為幼安危之何危乎爾懼其或有以奪其高節使天下後世不得見賢人志士不幸而處濁世避亂朝者之坊表矩矱也最後見陶丘一孟觀輩所稱道甚盛其時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以聘而寧已以正終年八十

四矣吾覽史至此夫然後始快然於心真所謂賢人志士可以為天下後世之坊表矩矱者矣若田疇邴原之徒尚有愧焉況其餘哉然其同時避亂遼東者則有若王烈彥方亦有幼安之風焉卒年七十八鉅鹿張臶子明潁川胡昭孔明並能不辱其身臶年一百五歲昭年八十九四子者皆以道樂身義不受辱故得盡其天年若世之反是以苟活者雖生百年猶蟪蛄之春秋蜉蝣之旦暮耳況利欲熏其心垢穢加其外不死於斧鑕刀

鋸而戕伐於天刑者衆矣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漢昭烈皇帝

建安二十五年魏曹丕篡位漢統既絶海内無君先主以漢室之胄繼統嗣位正名號於天下何嫌何疑而陽泉侯劉豹等稱引洛書甄曜度寳號命録運期孝經鉤命決録諸讖緯不經之言謾誣訓典欺惑衆庶以為受命之符而太傅許靖軍師將軍諸葛亮等亦稱述符瑞徵引圖讖以黄龍見武陽玉璽出漢水傅會經義文其

誕妄紛紛勸進輙舉是以為名夫劉豹許靖之徒不足深責孔明儒者亦惑其說使人君正始之初褻越漫易同於兒戲若將但以欺其巴蜀僻遠之人者是以君子譏其爭立國之遠謨而不可以示至公大居正也

又

昭烈遺詔勑後主有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此雖典誥之言何以加諸又曰可讀漢書禮記諸子及六韜商公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

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云云竊謂為所以貽謀厥後之未善也六經而外諸子之書庸有可觀者若商君韓非之徒之書重刑法而滅仁義三代以来學術不明人心溺於利欲事功混於襍霸至莽操之世天理滅絶人心喪亡不知忠孝禮義為何物其所謂事功皆利欲而已矣是故以嚴刑峻法刼持天下鄙棄仁義崇尚詐偽於商公韓非之書不患其不相謀也今復導之以於法所不得見之書君子於此不能無議焉以昭烈之仁賢孔

明之豪雋猶不能自拔於戰國亡秦餘殃烈禍之中他何所復望哉是以假荊州而不還曲既在已失東吳唇齒之助乘劉璋之闇弱奪人之有絕天下嚮義之心二世而亡非天道與

又

昭烈託孤於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孫盛論之曰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

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若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其非人不宜啓篡逆之塗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按盛此論可謂不知昭烈亦不知孔明者也甞觀古者堯舜之與賢以公天下為心而昭烈之量予以安國家為念雖其所志不同不可謂昭烈之心非出於至誠也夫昭烈之於孔明其君臣相遇即三代之隆亦鮮可匹是以成王之賢猶致疑於公旦也惟湯之於伊尹伊尹之於太甲昭烈之君臣可以

同類而觀焉昭烈之任諸葛其智不愧成湯諸葛之不負昭烈其忠可比伊尹伊尹放太甲而天下不以為嫌諸葛亮其人也非昭烈不能為此言非孔明亦不足以當之君臣之際豈有所謂詭僞者哉如盛之論可謂不得古人之用心者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四